

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书系



清代老学研究

王闯 著

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
茅山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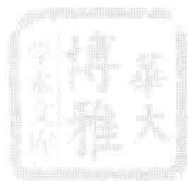
主办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清代老学研究

王闯 著

本书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清代老学史研究』（16YJC770024）的支持



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书系

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
茅山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主办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老学研究/王闯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3
(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书系)

ISBN 978-7-5622-7287-8

I. ①清… II. ①王… III. ①道家 ②《道德经》—研究
IV. ①B223. 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3283 号

清代老学研究

作者:王 闯◎

责任编辑:魏耀武 冯会平

责任校对:肖绪旭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学术出版中心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王兴平

字数:310 千字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1.5

版次: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5.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书系编委会

顾 问：李光富 唐明邦 陈鼓应 黄胜得

主 任：熊铁基 杨世华

副主任：刘固盛(常务) 简祖洪 冯可珠

郑志平 徐朝文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平 史新民 付海晏 刘守华

刘韶军 何春生 范 军 杨立志

胡 军 梅 莉 董恩林 潘一德

总 序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兴起了一股研究道家道教文化的热潮,至今仍可以说方兴未艾。这股研究热潮的兴起,一方面是有一批海内外学者(如王明、汤一介、陈鼓应、卿希泰等许多学者)的推动,另一方面又是与传统文化研究的发展一致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佛、道是否三足鼎立,似乎是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除了佛教是“外来”的,儒、道二家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究竟谁的资格最老,也是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不过,儒、佛、道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则是毫无争议的。和儒、佛二家相比,道家以“道”为主要特点,名实相符,一目了然。但是,“道”字原本并非道家之“专利”,周秦诸子“道论”之作很多,汉以后的儒者讲“道统”、“原道”,也使用这个“道”字。到了宋代,从周敦颐、二程至朱熹一批被称为理学家的大儒,他们以儒家为主,兼容佛、道二家思想的某些内容,再一次改造儒学,被认为是继承道统之学。不过,儒家所论之道,其要旨在于重礼、乐、《诗》、《书》,实行王道之治,“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无论是目的或方法,都与道家、道教之“道”不同。至于佛教之用“道”,相对要简单些,“道”字在佛经中难得找到一个较确切的对应词,早在唐代译“道”为“菩提”抑或“末迦”就是争论过的问题,这里我们无法深究。从历史事实看,佛教在初传中土之时,曾借用过道家之“道”是可以肯定的,当时人们讲佛教,常常使用“佛道”、“释道”这样的词。宗密在《孟兰盆经疏下》中说:“佛教初传北方,呼僧为道士。”两晋南北朝时期,僧人被称为“道人”、“道士”的很多,佛教诵经礼拜之所乃至佛寺也被称为“道场”,甚至“道具”一词,开始也是指佛家用的器物。这种情况,是一种表象的情况,理应与当时道教已产生并流行有关。一开始,人们祭祀黄老、浮图难分,而外来的佛教又特别需要努力

与中土民情相结合。从魏晋到隋唐,道教日益成长,佛教越来越站稳脚跟,佛道之争愈演愈烈,围绕着“道”的争论也是很多的:一方面佛教不时诘难道教的“道”,另一方面有时又援用道教的“道”论,例如唐初因傅奕上言“废佛法事”,法琳奉命“陈对”,就曾用过“至道绝言”,且引老庄之言,但其目的却是“演涅槃”,“说般若”,还用“历史”证明关令尹之后“事佛不事道”。再者,佛教中“道”字的用法与含义多与道教不同,有时候“道”是菩提或涅槃的代名词;有时候“道”与“法”、“义理”、“因果”相联,如此之类例子颇多,不必详列。从上述情况看,佛教的“道”字,主要只是名词的借用以及相近梵言的意译,没有道家道教那样的深刻意义。

对于道家、道教来说,这个“道”字就有根本的、全面的、深刻的意义了。道家、道教离不开“道”,名实一致,“道”也在道家、道教思想文化中得到充分的发展,由此而形成中国所特有的“道学”。

关于道家与道教,大家都习惯用了,也不必时时刻刻去定义它们。由于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很难将其截然分开,所以我们和许多学者一样,一直使用“道家道教文化”这样的词语,而对“道学”一词持谨慎态度。但是近年来,有些学者正式打出了“道学”的旗帜,出版了《道学研究》专刊,不止一次地召开了道学研讨会。我在一次会上谈到了“道学”这个提法问题。过去之所以避免提“道学”,是因为关于“道学”的提法和理解,存在一些歧义,例如《宋史》的道学类传实际是大儒传,儒道难分怕引起误会;又如过去在生活中,“道学先生”似乎是一个贬义词,形容有些迂腐习气,《红楼梦》中的袭人就被晴雯说成是“越发道学了,独自个在屋里面壁呢!”(第64回)当然,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和今后,人们不会再去清这些老账了。公开倡导作为道家道教文化的道学,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从历史上看,称道家之学为“道学”,也是渊源有自的,《隋书·经籍志》在子部记《老子》、《庄子》等道家著作之后写道:“自黄帝以下,圣哲之士所言道者,传之其人,世无师说。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传,道学众矣。”这是唐初人的记述,是当时人的一种对道家的看法,也是汉以后学者们看法的总结和发展,是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我们从以上引文的前后叙述看更为清楚,关于道和道家的说明,既有黄老之言道的基本观点,也有儒

家学者对道家的评判,这里就不详说了。但是,从以上引文及其所述对象看,凡是述老庄的,“言黄老”的,可以总称之为“道学”。从《隋志》记载看,除《老》、《庄》之外,包括《鬻子》、《抱朴子内篇》乃至《夷夏论》、《简文谈疏》、《广成子》等一些后起的道家著作,正所谓“道学众矣”。

《隋书·经籍志》似乎未明确把“道经符箓”列入“道学”,但并不能影响我们今日把道教文化(以各种“道经”为重要内容的文化)列入“道学”范围。如果要找点根据,葛洪时代人们已经把道教法术称为“道学”,其《神仙传·李仲甫》记载,李仲甫“少学道于王君”,“兼行遁甲,能步诀隐形”,有张生用匕首对他“左右刺斫”,“仲甫已在床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辈愚人,道学未得,而欲杀之,我宁得杀耶?’”此所谓“道学”,显然指的是“法术”、“道术”,则道教之各种法术,亦可称之为“道学”。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无论道家道教文化或者道学研究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主要的当有:

首先,关于《老子》、《庄子》的研究,我们称之为“老学”、“庄学”,或者老庄学,包括老子、庄子其人其书的再研究,历代对《老子》、《庄子》的改造和诠释,《老子》、《庄子》的现代价值,等等。《老子》、《庄子》的思想对诸子百家有很大的影响,《老子》、《庄子》及其注释在道教经典中分量不小,无论在道家或道教的研究中,都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其次,关于黄老之学的研究。从前引《隋书·经籍志》的记载看,当时的“道学”,原本即指“言黄老”之“道”而言,《史记·陈丞相世家》说陈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应该就是好黄老之学。对黄老之学的研究,学术界早就开始了,并且有较多的成果,但看法不完全一样,大家公认的是黄老之学是以老子道家学说为主而兼容他家。兼容,本是战国秦汉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趋势,问题是以什么为主。秦汉最为明显的是有以道家为主的兼容综合,和以儒家为主的兼容综合,前者我们称之为新道家,后者有人称之为新儒家(秦汉时期的新道家、新儒家,儒道二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还会继续有新的变化,可称之为魏晋新道家、宋明新儒学,乃至当代新儒家、当代新道家等)。这样划分,是为了对学术思想作进一步梳理和深入的研究,至于具体哪一些学派、学人、学说应如何归并,那是可以具体研讨的,并不是所有具有综合性特征的

思想都笼统称之为黄老之学,无法否定的大儒董仲舒,其思想显然也有综合性特征,人们甚至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找出一些黄老思想,但黄老之学中绝不会包括董仲舒。黄老之学当然是有一定范围的,我们要研究的是,主要言黄老之道的学人和学说。这些,可以也应该纳入道家、道教文化和道学的研究范围。

第三,其他道家诸子的研究。如《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中所著录的道家诸子,包括《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文子》、《蜎子》、《关尹子》、《老成子》、《长卢子》、《王狄子》、《公子牟》、《田子》、《老莱子》、《黔娄子》、《宫孙子》、《鹖冠子》、《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孙子》、《捷子》、《曹羽》、《郎中婴齐》、《君臣子》、《郑长者》、《楚子》、《道家言》等,还有《隋志》中补录的《守白论》、《任子道论》、《唐子》、《杜氏幽求新书》、《抱朴子》、《符子》、《夷夏论》、《简文谈疏》、《无名子》、《玄子》、《游玄桂林》、《广成子》等。

这一部分内容有几个问题要说明,一是它将与上一部分黄老之学的内容交叉重叠;二是大部分图书早已亡佚,后来辑佚的或者后出的,要仔细考辨;三是新出土的简帛,如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的帛书“黄帝四篇”等,有可能即为原来的《黄帝四经》等著作。与此同时,新出土的资料中完全可能有一些原来没有著录过的内容,那就需要加以探究和归类。

第四,道教研究,包括道教历史、道教经典、道教思想等的研究。道教史的深入研究,不仅是回顾过去,更重要的是正确理解现在和更好地展望未来。道教经典很多,也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一部五千余卷的《道藏》就是一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大矿。道教思想可以从多方面展开研究,道教信仰、道教戒律的研究都将很有意义,道教醮仪和法术、符箓的研究对道教的发展也是重要的。道教文化的研究、道学研究理应包括这些内容。

以上所作简要的概括,应该不会有大的偏差,重要的是今后我们如何实行,望有志于道家道教文化研究、有志于道学研究的同道,共同努力,弘扬和发展道家道教的道文化。

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愿为促进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作自己的一些努力。

本中心是2002年成立的,但有较长的历史渊源。1982年,几乎是同时,我的老师张舜徽先生发表《周秦道论发微》、詹剑峰先生发表《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本人也在80年代初开始了秦汉道家思想的学习和研究,直至1984年出版《秦汉新道家略论稿》。而与我同辈的刘守华教授1983年开始发表《道教与中国民间故事传统》、《中国民间故事的道教色彩》等论文,引起了道教文化研究者的广泛注意,后来更写成《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专著。此后我们日益广泛地与道教文化的研究者以及道教界人士联系。我曾经在《秦汉新道家》一书的前言中说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道家道教文化研究到处呼吁的陈鼓应先生,他先是奔走各地广泛与有关的研究者联络,同时在香港青松观侯宝垣道长的支持下,筹备出版有关刊物和准备召开学术讨论会议,1992年《道家文化研究》开始出版,1993年在四川成都召开了第一次大型的道家道教文化学术讨论会,一下子把海内外的中外学者聚集起来,展开道家道教文化的研讨,大大促进了道家道教文化的研究。与此同时,各地、各界、各种类型的学术讨论会越来越多。从事道家道教文化的研究者(包括专门的和兼及研究的)彼此都日益熟悉、交往起来,而研究的内容也日益丰富、深入。还值得一提的是,彼此交往之中,还有中国道协和各地宫观的许多道长,他们也举行过多次道教文化研讨会,邀请学者参加,互相切磋,并采取多种形式合作,共同开展道教文化研究。我们开头所说的“方兴未艾”即就此发展情况而言。

2002年11月2日,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成立,得到了黄胜得、陈鼓应、王博等先生的鼓励和支持,并远道而来亲临成立大会。我们的研究工作从此得以更为有序地展开。利用我们与学校历史文化学院的隶属关系,我们在专门史学科内设立道家道教文化研究方向,招收了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上开辟了“道家道教文化”专栏,继续深入老学、庄学的研究,逐步地兼及道家道教文化的其他方面的研究。过去我们曾参加过一些合作项目,如“中华道藏”的整理工作,今后也将继续寻求各种合作。2005年,我们与江苏茅山道教文

化研究中心商定,共同主办出版一个“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书系”(也就是丛书),使得道家道教文化研究成果多一个发表园地。为学如积薪,我们的工作也是想为学术得以传承而添薪增火。此事得到了茅山道院和杨世华道长的大力支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范军社长具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并且为这个书系精心设计,周密安排,从而在2006年伊始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希望这个书系能够坚持下去。

希望在日后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它自己的特色。

大家共同努力,主办者、作者、编辑出版者、关心支持者共同努力,以上希望是能够实现的。

熊铁基

2006年元旦

序

《老子》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伟大的经典之一,拥有一个精深玄奥的思想体系,其内容有关自然、人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具有跨越时空的恒久价值,故一直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自战国时期韩非作《解老》、《喻老》以来,历代都有人为之诠释笺注,阐发玄旨,到元代时,“《道德》八十一章,注者三千余家”。自元以后,重新注释《老子》的人,更难计其数,由此形成了内容极其丰富的老学。老学涉及哲学、史学、文学、宗教学等各大学科门类,不仅自身形成了一个十分浩繁博大的学术系统,而且跟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密切相关。老学是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近代西学的发展交融共进的,它与儒、道、释三家的关系十分密切。诚如汤一介先生所言:“注重历代对《老子》、《庄子》的注释,是全面了解中国哲学发展的至关重要问题。”有关老学的研究,近二十余年来取得了不少的学术成果,并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

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即以老庄学的研究为重点,自熊铁基先生组织撰写的《中国老学史》(与马良怀、刘韶军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问世以来,其老庄学研究一直在坚持和发展,经过20余年的持续不断努力,已形成一支研究方向一致、老中青结构合理、富有学术创新精神的研究队伍,出版了老庄学研究的系列专著近20种,主持编纂了《老子集成》,形成了老庄学研究的特色和优势。就老学研究而言,我们不仅重视通史性的研究,也注意专题的和断代的研究。其中的断代研究,已经相继完成了《汉魏六朝老学研究》、《唐代老学研究》、《宋元老学研究》、《明代老学研究》、《近代老学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王闾于2015年上半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清代老学研究》并顺利通过专家盲审和答辩以后,关于中国老学的断代研究大致可以告一

段落。

《清代老学研究》主要从清代老学的思想学术背景、清代老学的文献及其诠释特点以及清代老学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展现的不同风貌等方面入手,较为全面地揭示清代老学的传承和演变,并阐明其在中国老学史上的地位。该著指出,清代老学一方面继承了宋代以来以心性学说解老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也发展出新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清代出现了大量考据性质的老学著作;其二,清代老学有强烈的经世致用倾向,并与晚清的经世风潮汇为一体;其三,老学与西学的交融互释为《老子》研究开启了新的学术方向。清代老学的传承和演变与时代的变迁关系密切,它既有对以往学术传统的继承和坚守,也为老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中国老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该著文献材料扎实,理论分析严谨,具有自己的独立学术见解,体现出文献学、学术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特色。

王闯本科、硕士、博士一直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好学深思,心无旁骛,博览群书,是个难得的读书种子。经过十年努力,终于出色地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本人作为他的硕士、博士导师,为他的论文即将正式出版而感到欣慰。相信他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能够坚守学术,学思并重,不断进取,取得更大的成绩。是有厚望焉。

刘固盛

2016年元月10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清代老学的思想学术背景	(12)
第一节 作为统治思想的理学	(12)
第二节 从考据学到诸子学	(19)
第三节 道教的曲折命运	(25)
第四节 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西文化	(33)
第二章 清代老学文献及其诠释特点	(40)
第一节 清代老学文献目录	(40)
第二节 清代老学文献提要	(48)
第三节 清代老学的诠释特点	(76)
一、宋代解老方法的延续	(77)
二、对心性学说的疏离趋势	(90)
第三章 多元诠解:清初老学的变迁	(96)
第一节 顺治君臣对《老子》的重视和发挥	(96)
一、《御定道德经注》的作者问题	(97)
二、《御定道德经注》的治心治国之道	(99)
三、顺治对《道德经》的接纳	(103)
第二节 明清鼎革之际老学的多元面貌	(108)
一、王夫之于亡国巨痛下对《老子》的反思	(108)
二、张尔岐不离学者本色的解读	(113)
三、“赞勳王化,回杀运以慈祥”:官吏对治国之道的追寻	(127)
四、明心见性与性命双修:宗教徒眼中的老子之道	(135)
第三节 康熙朝的老学与理学	(145)
一、“释二氏之书而会归于正学”:一个八旗子弟的理解	(146)
二、易学与老学的交融互释	(159)
三、道士宋常星对老子修养之道的理学诠释	(169)

第四章 考据与义理：乾嘉时期老学的双重面向	(178)
第一节 考据学和老学	(178)
一、对老子其人的辨析	(179)
二、对老子其书的考订	(182)
三、对石刻资料的释读	(185)
第二节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清代老学著作	(188)
一、《四库全书总目》对《道德经》的理解	(188)
二、《四库全书总目》所收清代《道德经》注疏的诠释特点	(192)
第三节 息异端、兴正学诉求下的老学	(203)
一、“老子之善于言天之道、圣人之道也”	(204)
二、对神仙方术解老的批判	(218)
第四节 “异端”的回应之一：向儒家靠拢	(234)
一、“是书以修身治国为主”	(234)
二、老子之道，不离伦常日用	(243)
第五节 “异端”的回应之二：对内丹解老的坚持	(256)
一、内丹西派创始人李西月的《道德经注释》	(256)
二、全真龙门派道士刘一明的《道德经会义》	(264)
第五章 经世致用：晚清老学的治世之道	(275)
第一节 回归黄老之学	(276)
一、“《老子》，救世书也”	(276)
二、“老子之学，汉人本自明了”	(288)
第二节 《老子》的治世良方	(295)
一、“吾愿后世行老子之道者，但行其所以救世”	(295)
二、“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	(307)
第三节 宗教徒注疏的经世情怀	(317)
一、内丹之法与经世之道的合一	(318)
二、劝善去恶：民间宗教的《老子》诠释	(327)
结 语	(334)
参考文献	(338)
后 记	(353)

术界的第一部老学史著作,在结束语中,熊先生对老学史的研究从更广阔的方面进行了展望,其中断代研究就是一项。熊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之后他组织撰写了《二十世纪中国老学》,并指导博士生相继完成了汉魏六朝、唐代、宋元、明代等断代研究,将老学史的研究推向了更加深广细致的层面。2014年刘固盛教授等所著的《近代中国老庄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至此,熊先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所展望的断代老学史研究基本上已涵盖了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唯独缺了清代。而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距离现在为时不远,资料留存极为丰富,且清代学术史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和重点,研究老学史,无论如何也不能绕过清代。因此,为了使断代老学史的研究系列趋于完整,为了更加细致展现老学在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发展和演变,有必要对清代老学进行一番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大型文献整理项目《老子集成》的出版也为研究清代老学提供了资料上的支撑。历代留存的《老子》注解文献极为丰富,它们是老学史研究最基础的材料,但是大多散见于各地的图书馆以及私人收藏,没有得到有效的整理,有些根本难得一见。台湾学者严灵峰在上个世纪陆续出版了《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编》和《无求备斋老子集续编》,收录了众多《老子》注解,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老子》注疏相对散乱的状况,但是并不完备,仍有遗漏。史学研究离不开对资料尽可能全面地占有,老学文献的整理是老学史能否深入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2007年在熊铁基先生的号召下,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承担了国家宗教局“《老子集成》^①整理与编纂”这一重大老学文献整理项目。前后历时3年,“收集、标点整理了自战国至民国时期265种历代的《老子》注疏,其中有80多种是严灵峰所编《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编》、《无求备斋老子集续编》中没有的,包括50余种难得一见的孤本或善本”^②,共15卷,1100万字。其中第8卷的一部分,第9、10、11卷都

① 熊铁基、陈红星主编:《老子集成》,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

② 刘固盛:《熊铁基先生的道家研究》,见赵国华、刘固盛主编:《熊铁基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页。

是清代学者的《老子》注疏,这些文献有的十分珍贵,如全真龙门派历代高道的解老著作,像龙门派第五代传人潘静观的《道德经妙门约》、龙门派第十一代传人刘一明的《道德经会义》和《道德经要义》等,都是孤本仅存,它们对我们了解清代全真龙门派教理教义的新变化以及此一时期的思想史动态有着巨大的价值。然而文献整理只是基础工作,最终目的还是要在整理的基础上研究它。张舜徽先生便一再强调“校勘、注释一类的工作,只能说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要在其基础上,“从丛杂的资料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①,这就是进一步的研究了。由于《老子集成》的巨大文献价值,以此为基础的再研究迫在眉睫。

清代老学还是清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我们研究清代学术史、思想史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自20世纪初以来,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日渐受到学界的关注,产生了丰硕的成果,并形成了以梁启超和钱穆为代表的两种典范^②。不过,检视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关注点或者说研究资料,基本上都集中在儒家文献上。葛兆光先生就认为,在梁启超和钱穆确立的典范之下,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儒家与经学占据了中心”,“经学著作以及与经学有关的小学论著,就是文字、音韵、训诂,勉强加上少数历史考据和论述(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及章学诚)成为这一学术史的基本重心,其他的知识,则较少出现在学术史中间”^③。而道家、道教就是经学之外的所谓“其他的知识”,它们在清代并不是处于衰亡的状况,相反也曾有过相当的影响并留下了数量庞大的文献资料。比如,作为道家、道教最高经典的《道德经》一书,在清代便受到帝王将相、三教九流的共同重视和喜爱,留下了丰富的注疏。以《道德经》注疏为代表的这部分道家、道教类文献,是以往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所未曾重视的,然而,它们又确实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所以,清代老学的研究,对拓展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视野和

① 张舜徽:《切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88页。

② 葛兆光先生认为这两种典范分别是梁启超的“理学反动说”和钱穆的“每转益进说”,梁氏侧重“从社会背景的影响来讨论清代学术的缘起”,而钱氏则“从内在的资源和启迪方面,来讨论清代学术的起源与变化”。参见葛兆光:《清代学术史和思想史的再认识》,《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

③ 葛兆光:《清代学术史和思想史的再认识》,《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

范围,有着重要意义。

二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老学史》一书面世以来,老学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对清代老学的研究也随之而丰富起来。总体来看,学术界对清代老学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以清代老学为专门对象的研究;二是在老学史的专著中专辟一章论述清代老学;三是对清代《老子》注疏的个案研究。

(一)以清代老学为专门对象的研究

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地区还未见以清代老学为专门对象的专著或学位论文,刘仲华教授的论文《清代老庄研究概述》^①分析了清代老庄学的学术特点,认为“整个清代研究老庄的著述很多,与前代相比,清人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对《老子》、《庄子》进行了大量的考据和校订,此外,还极力摈弃前代从佛教和道教角度对老庄的诠释,其整个趋势是从玄学化、宗教化的理解转向了实证化和俗世化的关怀”,比较具有启发性,值得参考。

然而在中国台湾地区,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黄丽频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老子〉注义理的继承与开新》^②,则是专门研究清代老学的。该文“试图从老子的义理着手,对清代的《老子》注解进行思想的讨论与归纳”,其主要内容有:儒学与老子思想的交涉、理学影响下的天道思维、内圣外王的政治思想、修心养气的工夫论述、多元文化的会通等几个方面。作者认为清代《老子》注中的思想内容具有继承和开新的特点,就继承的一面来说,“此时的诠释对于老子的天道思维,主要承继前人的论述,而以理学的影响最为明显,在修身论述上,道教的练气养生观,成为鲜明的标志”。而在开新的一面,严复的《点评老子》具有“启发后世以科学、民主诠释老子的近代化意义”。

^① 刘仲华:《清代老庄研究概述》,《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② 黄丽频:《清代〈老子〉注义理的继承与开新》,成功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